

# 现代人的生存焦虑 与体认自我限度的教育\*

章 乐

**摘要** 认同的非确定性与认同焦虑;价值相对主义与共识困境;人造风险的蔓延与非安全感是现代人生存焦虑的三个方面。如果说古人是借助外部的力量缓解生存焦虑,那么现代人则是借助自我的力量缓解生存焦虑。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现代人却遭遇了理性的危机、自我的异化以及自然的“祛魅”,结果不仅没有缓解生存焦虑,反而使其不断凸显。由于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与他们错误的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教育就有介入的必要和可能。教育应当引导现代人体认借助自我的力量缓解生存焦虑的限度,具体而言,应当培养现代人合理的理性观、共享的自我观并提升他们的生存境界。

**关键词** 生存焦虑; 现代人; 自我的限度; 学校教育

**作者简介** 章 乐/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南京 210097)

## 一、现代人的生存焦虑

简单地说,生存焦虑就是指人对生存的担忧,当然这里所言的生存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存,而且也是精神意义或道德意义上的生存。其实,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伴随着一定的生存焦虑,但是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却越来越强烈,并表现出其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

### (一) 认同的非确定性与认同焦虑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认同(identity)所指涉的是“同一”或“同一性”,是一个人在时间或空间维度上对自身前后一致的确认。此解释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同一性不仅体现为外在物理形态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心理、意识、情感和价值等的内在一致性;同一性不仅要辨识是否同一,还要辨识在何种意义上同一,即归属的问题;无论是同一性的确认,还是归属感的寻求,认同最终都要归结到主体的价值判断上,即是否支持某种立场。<sup>[1]</sup>在现代社会中,认同的非确定性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其一,同一性的解构。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认同是固定的,因为个体在其出生之时,其身份角色就已经固定了,并且终其一生很少发生变化,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国家青年项目“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项目编号:CEA140167)的成果之一。

因而人们也不必为自己扮演何种角色感到担忧。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出生决定身份角色的传统已经被打破了,人们具有较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各种权力的伸张与博弈开始对传统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冲击,使得原先看似同质的、统合的、稳定的自我成为差异的、矛盾的、流动的自我,因而也开始产生“我是谁”的焦虑。换言之,随着外部框架的倒塌,自我的确定性和明证性被打破了。

其二,归属感的匮乏。共同体是人类获得本体安全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通过委身于特定的共同体,个体可以获得稳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大型工厂、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的诞生,破坏或削弱了那些使人具有亲密的关系且能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的小型共同体。另一方面,金钱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虽然它使得交往的对象无限扩张,但它也导致了人际间的亲密与温情让位于冰冷的、抽象的货币符号。此外,全球化条件下游牧化的生存方式,也使个体陷入认同焦虑当中,因为,置身于全球化当中的个体,面临着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冲突。可以说,大型非人格化群体的诞生,人际关系的金钱化,以及全球化的生存把现代人的交往变成了陌生人的交往,由于“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sup>[2]</sup>所以,现代人的归属感日渐匮乏。

其三,意义感的丧失。如果说共同体的式微和全球化所导致的飘零化生存状态对自我认同的冲击是来自外部的话,那么,现代人感性欲望的无限膨胀所引发的意义感的丧失,则是个体内在变化对自我同一性或认同的冲击。现代性不仅假定了个体的独立性,它还假定个体是一个受欲望驱动并不断实现欲望的存在者。然而,当个体的感性欲望无限膨胀时,现代人内在价值的提升则被大大地削弱了。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为现代人自我欲望的满足提供了可靠手段。韦伯曾指出,现代性在发轫之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亲和力。然而,此时,工具理性日益远离价值理性,理性就成为了没有价值规约的盲目冲动,进而蜕变为非理性的盲目冲动,由此带来就是意义的剥夺。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认同的非确定性,现代人的认同焦虑凸显起来。认同焦虑是指,在外在关系的影响下,各种差异的权力逐渐凸显出来,进而打破了原来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力,最终引起了原有同一体的破裂和归属感的丧失。在现代社会中,自我同一性的解构,自我归属感的匮乏,以及自我意义感的丧失必然会导致现代人认同焦虑的凸显。所以,鲍曼说道,“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现代人深受情感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在现代社会,认同成为了难题”。<sup>[3]</sup>

## (二) 价值相对主义与共识困境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生存在自然秩序之内,他们只是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的情感进行着自发性的交往,依靠自然节律而自发进行着重复性的自然劳动,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天然的确定感。当意义的追求与这种外在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就将自己放置在了一个关系网之中,自我不是一